學禮管釋

學禮管釋卷之十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釋君服

斬衰章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經又曰君傳曰君至尊也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經又曰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經既出諸侯爲天子又復出君則此君兼諸侯以下言之注因下經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以君謂有地者釋之故於天子諸侯下補卿大

夫有地者皆曰君而後經義始顯傳與注釋君皆不及士蓋公卿大夫或有采地或無采地有采地者父死子繼世守其地如諸侯之傳國然謂之嗣君（注云君嗣君也）其臣或爲室老或爲邑宰如諸侯之臣服事於諸侯故皆爲之斬衰其無采地者旣無土可傳但有室老而無邑宰不能比於有地之尊故臣不爲之斬衰以尊未全乎君也至於士旣無地又無臣故傳與注俱不數之賈疏守士無臣之注而曰雖有地不得君稱不知無臣由於無地豈有有地而無臣者爲士有地之說者不過見王制紀采邑有元士視附庸及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而已不知鄭注

王制明云殷制卽孟子元士視子男亦周初所沿殷制周禮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注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此所謂三等采地士安得有采地也春秋之侯國若魯季孫有費叔孫有郈孟孫有郕晉國三家有韓趙魏皆卿大夫不見士有采邑則士無地明矣至於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此田謂圭田也殷制大夫士圭田賜之則有不賜則無故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周制卿以下必有圭田故孟子云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此士泛言之謂爲士者不仕則無田無田則不得祭也上

文云諸侯耕助指藉田而言則士之田爲圭田可知至於孔仲達禮記疏謂士有地者祭特牲無地者祭特豚又釋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謂有地之士皆曲說不足爲據敖繼公又謂公卿大夫士有臣者皆謂之君彼徒見特牲記有私臣門東北面西上士喪禮讀賵有主人之史以別乎公史故遂謂士亦有臣不知鄭大射及司裘注皆云士無臣鄭豈未讀特牲記有私臣之文乎蓋士之臣有二等一謂之有司鄭注士冠禮云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今時卒吏及假吏是也其餘筮人卦者宗人之類鄭皆以有司釋之是士以府史之

類爲臣也一以子弟爲之左傳士有隸子弟服虔注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是也府史之類卽庶人在官者爲天子見檀弓疏諸侯見喪服服齊衰三月爲大夫士無文斷不爲士服斬衰矣士之子弟各以親疏爲服亦不服斬衰可知盖士卑無地雖有私臣之屬非有地之公卿大夫可比故曰士無臣凡左傳所云士臣皂魯語所云士臣陪乘皆借臣之名呼之非眞如公卿大夫有地者之臣也孔子於魯爲大夫然非孟仲季臧孫之比故以無臣而爲有臣責子路不僅致仕之大夫爲無臣也反覆核之益知傳注之確

釋爲人後者經記傳俱不言爲本生祖父母之服

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母之服經記傳俱無一言及之於是或以爲不服或以爲宜服大功竊以爲皆非也經於後大宗者本親之服凡見四條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大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小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皆照本親之服降一等服之父母本三年也昆弟本期也適人之姊妹昆弟之長殤本大功也而小功以下不詳焉記於是補之曰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父母且報之則昆弟以下不言報而報可知經不言小功以下

之服記補之曰於兄弟降一等報則凡屬本親之小功者皆降而緦麻而緦麻者亦以緦麻報之也不徒是也記言爲人後者於小功之兄弟降一等報經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重莫重於父母疎莫疎於小功則自父母以下小功以上爲人後者於本親之服無不降一等無不報之亦可知矣祖父母非兄弟也假令祖父母亦降一等服大功則記必不僅補兄弟降一等之服矣經列降服自父母至昆弟記補降服只云小功則祖父母不在所降之中矣悊按父母降三年而服期則祖父母宜降期而服大功然曾孫爲曾祖父母宜服大功而傳曰不敢以兄弟

之服服至尊是以爲之齊衰三月女子子以出降爲父服期則宜爲祖父母服大功而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出後之孫與出嫁之女孫同以此比校則仍當爲祖父母服期爲曾祖父以上服齊衰三月始協於禮亦且安於心記云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可見兄弟之服不可以服至尊此不待煩言而解也通典載代人有出後大宗者還爲其祖父母周崔凱著議駁之以爲當服大功王彪之議張禧之爲親祖母服亦當大功皆考禮之未精也至於謂本生祖父母可以無服者尤爲不仁之甚祖父母之喪親父服斬衰三年親昆弟服期姊妹之出嫁

在室亦俱服期而爲人後者晏然無服安乎不安於昆弟且服大功於姊妹之適人者及昆弟之長殤且服小功獨於本生祖父母不爲之服有是理乎竊以記文於兄弟降一等傳文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又出嫁之女孫爲祖父母服期於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推之則必以期服祖父母以齊衰三月服曾祖父母經傳記不言者不必言也奈何後世議禮者之紛紛也

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其者指事之詞也又因彼之詞也（隋劉子翊說）父母者己之所生也生子而復命之爲人後父母不敢私其小宗而以大宗爲重也

人子之身父母之所生也父命之曰汝出爲大宗後以所後者爲父子不敢不稱之爲父也旣命之爲大宗後稱大宗爲父卽不得仍自居於父而以爲人後之子爲子也凡今世之爲人後者無不稱所後之父母爲父母而稱己所生之父母爲伯叔父母假而兩稱之爲父則所後之父必怫然慹而所生之父亦悄然不安以今準古知情理不相遠耳然而他人目之則必曰某某者彼所後之父母也某某者彼所生之父母也斷不能沒其本生父母之名而概以伯父叔父載諸譜牒也然而子之自稱於兩父母之前不得統稱之爲父母而無所區别也經曰爲人

後者爲其父母報準以指事之詞則其者即指爲人後者而言
言爲人後者本生之父母也準以因彼之詞則其者因彼之已
爲人後而還溯其本生之父母也此皆他人之言立文一定之
法聖經不得不如是以目之非教天下後世之爲人後者必稱
所生之父母爲父母也宋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入繼大統治
平二年詔議合行典禮王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
稱皇伯而不名歐陽文忠毅然非之集濮議四卷又設爲或問
以發明其義滔滔數萬言皆以禮經爲其父母一語謂未嘗因
降服而不稱父母而歐公被陰私之謗亦即於是激成之不徒

此也又越四百六十餘年而有明世宗興獻王大禮之議一時張璁桂萼霍韜方獻夫諸人逢迎蠱惑一若歐公預爲之聲援者甚矣經術之不明其禍之酷烈竟至於此夫歐公本文章之士於經術非其專家名臣言行錄引蘇氏談訓云公平生不甚留意禮經嘗與祖父說濮議事自云修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至子弟書院中几閒有之因取讀見爲人後者爲其父齊衰杖期云云炘按係不杖期非杖期也其言與修意合由是破諸異論是歐公以平日未嘗深究之書輕自發論以冒不韙之名其文章未嘗不工而其咎實自取之也善乎程子代彭思永草疏曰設如仁

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旣爲冡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禍陛下當何如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可謂不煩言而解矣而後人猶以稱伯爲禮經所未見炘請仍以禮經證之經不杖期章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經又云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是爲人後者以不杖期服其親明明以世父母叔父母待之矣父於支子服例降一等今報之以期又明明以昆弟之子待之矣爲昆弟子服期爲報爲後大宗之子服

期亦爲報誰謂本生父母不可以伯叔父稱之哉惜當時議禮諸臣未推及此特拈出以質世之精於考禮者

釋爲人後者

喪服屬文之法有但目所服之人不加一字而其義自見者如斬衰章之父與君齊衰章之妻與昆弟適孫之類是也有所爲服與所服之人並列者如斬衰章之諸侯爲天子妻爲夫妾爲君齊衰章之出妻之子爲母大夫之適子爲妻之類是也有所爲服與所服之人詳載其異同者如斬衰章之女子子在室爲父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齊衰章之父卒繼母嫁從爲之

服報之類是也惟斬衰章之爲人後者四字但列所爲服之目不言所服者爲何人喪服一經中立文與衆經不同是以雷次宗疑闕爲所後之父五字又疑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皆非也公羊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既爲之子則所後父之斬衰不待言而明而所後父之九族及外親之服俱一一如其親生之子亦不待言而明是以喪服經中無一言及所後父親屬之服也假而斬衰章曰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則齊衰期章必曰爲人後者所後之父在爲所後之母齊衰三年章又必曰爲人後者所後之父卒則爲

所後之母其餘世父母叔父母昆弟等將有補之不勝補者矣此經之所以渾然可貴也假而所後之父不存則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承重三年凡承重者皆然皆不見於經不必此處獨闕爲所後之父五字也作傳者恐經文太略學者不達經意遂增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二十二字已覺詞費然其義實簡而賅也所後者之祖父母則爲所後者之曾祖父母也自曾祖以上之祖皆稱曾祖舉曾祖而無所不統矣所後者之妻則爲所後者之母也凡繼母出母及或有慈母統此矣所後者妻之父母則爲所後者之外祖父母

也舉外祖父母而祖父母不言可知矣所後者妻之昆弟則爲所後者之舅氏也舉舅氏而世父母叔父母及從母可知矣所後者妻昆弟之子則爲所後者內兄弟也舉內兄弟而昆弟之子可知矣所謂其義實簡而賅者此也顧氏炎武以祖字絕句又以昆弟昆弟之子非外親若子爲及子皆不如疏說之長

釋舊君

喪服齊衰三月章舊君之服凡三見一則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注云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

而致仕者也按大夫七十而致仕君有几杖之賜有安車之錫
行役有婦人之隨教於閭里有父師之稱君臣恩義全始全終
及君之喪也不爲斬衰之服而僅與民同齊衰三月焉先王制
禮斷不如是之薄卽廢疾之大夫君亦賜醫賜藥至不能任事
而始不供厥職亦非國中之庶人可比齊衰三月似非所以盡
其誠則注說之有害於名教匪淺也一則曰大夫在外其妻長
子爲舊國君注云待放已去者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
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注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
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春秋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君臣

有合離之義長子去可以無服按注以待放已去解在外義猶可通以婦人歸宗往來猶民解妻與民同則曲說郝氏經已辨之又謂妻從夫而出長子未去同服異義與經不合一則大夫爲宗子下出舊君二字注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注疏埽作歸孟子疏引君不掃其宗廟按掃字是不字衍文掃其宗廟謂糞掃其宗廟以待臣之歸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民也按待放於郊未去猶在本國經固不見此

義傳又明言大夫去似待放未去之文不甚融洽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曲禮上云去國三世乃久遠之詞與待放未去義亦難通反覆考之鄭君之注不能無議竊意此章三舊君之服不必繁稱遠引即以論語孟子解之而條理極爲秩如論語稱令尹子文三仕無喜色三已無慍色皇侃疏已猶止黜也三已即三黜也仕焉而已謂始仕焉而終退黜者也退黜之臣居於本國遭舊君之喪爲之斬衰則疑於在位之大夫是僭也苟不服焉於心何安故齊衰三月與民同也君之母妻舊日之小君也亦齊衰三月恩又深於民也若致仕之大夫實不可援

此爲例故經不云大夫而但云爲舊君言已退黜不得稱大夫矣至於大夫在外卽去國者也此去國之大夫卽孟子所謂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者也其臣雖去而妻與長子在國猶有民之義焉故服齊衰三月妻言與民同長子言未去互文也此大夫雖去君未嘗退黜故稱大夫也其未章所謂舊君卽孟子所謂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者也傳曰大夫去君埽其宗廟言大夫雖去君猶掃除其宗廟以待若臣之歸也以道去君卽論語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君掃其宗廟是君之恩猶餘於臣而君臣之義未絶此臣不可

以大夫之斬衰服君爲之齊衰三月以退與本國之民同也至於妻子偕大夫而去則不爲舊君服與在國之妻子異矣言大夫者亦言此大夫未遭退黜故仍以大夫繫之此儀禮三舊君之別也

釋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一節今注疏本錯簡

鄭康成以前馬季長等經注原文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舊注云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

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妾

自服其私親也

炘按古者經傳注各自爲書不相連屬經自大夫之妾

至姑姊妹二十七字必爲一節舊注因傳曰嫁者其嫁

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

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皆解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其爲世叔父母姑姊妹無傳故補

曰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妾自服其私親也康成

所據之經注定是如此

鄭注原文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鄭注曰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指爲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
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鄭注曰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
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
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

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炘按下言云者注經家訓詁之詞傳斷無此文法也鄭引舊讀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合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一節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說尚可通至於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此則不辭矣如果妾自服其私親當言爲其世父母叔父母

姑姊妹以見之蓋上之庶子女子子明言爲君非其私親也則下之世叔父母姑姊妹非爲君之黨服乃爲其私親服不著其字人何以解於是知舊說之不辭矣不辭云者乃斥舊讀非斥傳也自後人譌下言以下二十一字爲傳文羣以康成此不辭何爲斥傳而妄生枝節者多矣

鄭氏改定經傳分屬本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

炘按鄭氏改定傳文分屬之本如是

今注疏本經注錯簡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

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注此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姊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炘按注疏本以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爲傳文而列鄭注此不辭於其下則鄭之此不辭三字是斥傳也不知鄭此注但斥舊讀並非斥傳賈疏云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

必是鄭君置之是賈作疏時已訛爲傳文即列注於傳下矣賈以爲非子夏自著必是鄭君置之謬甚之至但云非舊讀者自安又僅以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十一字當之則不然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十九字乃舊讀者自安下言二字乃鄭申說舊讀者之說謂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之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則不辭不辭者謂不成話說也復申明何以斥爲不辭之故如果妾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始不與上爲

君二字相混今旣無其字明是合上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一與齊衰三月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文法相同自賈疏不知此二十一字皆爲鄭君自置而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十九字乃舊讀者自安轇轕詮釋於是後之人不復見廬山眞面矣至於鄭君之所以得舊讀之所以失另有文詳之

釋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此一經馬季長肅舊讀合上文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爲一節

其中又分爲二其一謂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皆大功其一謂大夫之妾自服其私親爲己之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亦皆大功鄭君破其下句云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此鄭君學經之精不惟精於經中之實義卽經中屬文之法一二虛字之有無亦學之無有不精者也歐陽公雖治古文而未窮經因喪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一語生出無數枝節致冒萬世不韙之名鄭氏明於經訓因經文少一其字斷斷不能蒙上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爲一節特改舊讀以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另爲

一節然後經義憭然後之儒者反不能無疑亦辜負經師之苦心矣凡喪服中其字不苟下如爲人後者旣以所後之大宗爲父母則於本生之父母昆弟必云其父母其昆弟以別之諸侯之公子大夫之庶子有嫡母在故於己所生之母必云其母以別之公妾大夫之妾有君大夫之嫡子庶子在故於己所生之子必云其子以別之公士大夫之家臣有諸侯之君在其爲有采地之君必云其君以別之女子子在室爲父則不云其適人以後爲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則亦言其以別之然婦人於私親卽不云其猶無不可分別至於此經上文云爲君之庶子女

子子嫁者未嫁者是所服者君之黨也下旣爲其私親必當云
爲其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始不相混不然則所爲服者安知
不混於君之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乎鄭旣破舊讀又引齊衰
三月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以爲例以爲與彼經
同一立文之法其孽經之精如此至於嫁與未嫁爲世叔父母
姑姊妹同服大功者傳不云乎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
成人而未嫁者也成人而未嫁亦卽許字大夫及笄而未行者
也古者世族相爲昏姻配大夫之女子子其父亦必大夫矣大
夫爲旁親降一等此七人者皆降期而爲大功父所不服子亦

不敢服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娶婦故注以明當及時解之其逆降之說不必泥焉可也朱子始疑此傳當從舊讀後亦斷從鄭君然則紫陽固深以北海爲不謬也

釋羞出自東房

鄉飲酒義曰羞出自東方鄭注云燕私可以自專也鄉飲酒坐燕節云乃羞鄭注云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是鄭以鄉飲酒義之羞專屬坐燕之庶羞竊以爲此羞兼有脯醢之薦在內不僅庶羞也分而言之則羞屬內羞(穀物)庶羞(牲物)統而言之則羞字所該甚廣周禮太宰羞服之式注云羞飲食之物也膳夫掌王

之食飲膳羞注云羞有滋味者大司徒羞其肆注云羞進也進所肆解骨體小子羞羊肆四體羊殽二十一體肉豆庶羞司士羞俎豆有司徹羊豕湆羊豕燔皆謂之羞則羞不止於內羞庶羞鄉飲記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鄉射記薦脯用籩五職祭半職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然則鄉飲之薦出自東房明矣古人薦羞每連言庖人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注云備品物曰薦致滋味曰羞籩人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注云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則言羞似可以該薦況羞之在房僅見於有司徹曰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而薦

之出自東房自鄉飲酒記文而外見於十七篇者不一而足士冠禮始加醮用脯醢注云凡薦出自東房疏云醴尊在房脯醢出自東房酒尊在堂脯醢亦出自東房鄉飲酒鄉射特牲少牢薦者皆出自東房故云凡以該之其實疏所言尚不止此如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有司徹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非菹醢又主人獻長賓宰夫自東房薦脯醢此皆薦之出自東房者也薦用於獻酬正禮庶羞僅用於坐燕舉羞而薦在其中似不當略薦而專屬之庶羞也

釋乘馬

古之車衡下駕馬二謂之服馬兩旁各一謂之驂馬合服驂四馬爲乘因之凡四皆曰乘所謂乘壺酒乘矢是也四馬之制天子諸侯大夫皆同惟十二馬而已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皆以四起數康王之誥諸侯見天子皆布乘黃朱是天子用四馬也聘禮覿主君總乘馬齊景公之富以千駟稱是諸侯用四馬也皇華出使六轡四牡見於小雅是大夫用四馬也既夕禮公賵元纁束兩馬又薦馬交轡圉人夾牵之一人牵二馬故注云駕車之馬二疋孔子未仕魯之先將適周昭公與之一乘車兩馬是士用二馬也然朝覲會同征伐有事出疆則亦用四馬詩歌

所詠未聞二馬之制其中豈必無士乎至於易孟京春秋公羊說所云駕六之制自古蓋已有之然或用以備法駕之威儀或用以致行遠之馳騁尋常實不用之逸周書王會解云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夫曰立馬則陳而不驅此用之以備威儀者也莊子逸篇云金鐵豪以大纅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荀子議兵篇云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此皆用之以行遠地者也秦漢以後始以駕六爲天子之常制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故二世云人生世間譬如騁六驂過決隙也王度記云天子駕六白虎通云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

蔡邕獨斷云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張衡西京賦云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駁東京賦云六元虯之奕奕楊雄甘泉賦云駟蒼螭兮六素虯漢制之可考者歷歷如此他如五子之歌如朽索之馭六馬荀子修身篇昔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皆形容譬況之詞舉其多者言之或引以爲天子駕六之證則膠柱而鼓瑟矣

釋鸞和

鸞和皆以金爲鈴車行則交鳴相應君子聽之以平其心不僅見御之良也和在軾無異說惟大戴禮則以爲鸞在衡保傅篇曰在衡

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白虎通崔豹古今注司馬氏輿服志與之同白虎通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古今注曰五輅衡上金雀鸞也輿服志曰乘輿鸞雀立衡毛公詩傳則以爲鸞在鑣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韓詩內傳與之同經解注引內傳曰鸞在鑣和在軾前考轅前橫木縛軛以駕馬者謂之衡衡下駕兩馬謂之服馬如鸞在衡則兩服馬僅四鸞不得有八鸞孔沖遠左傳正義言之最明桓二年正義曰按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也說文鑣馬銜也銜馬勒口中也以金橫貫馬之口中其兩旁外出者繫之以鈴曰鸞一馬二鸞四馬則八鸞矣鄭康成注禮用大戴說故周禮大馭及禮記玉藻經

解諸注俱以在衡解鑾在軾解和及箋毛詩至秦風駟鐵輶車鸞鑣則曰置鸞於鑣異於乘車因周禮諸注皆言乘車此田獵之車置鸞於鑣不置於衡故云異也蓋斡旋周禮禮記之注而已稍參疑義矣及至蓼蕭和鸞雝雝毛傳曰在鸞曰鑣鄭已知毛傳之確即不復易之終至商頌烈祖之八鸞鶬鶬遂箋之曰鸞在鑣四馬則八鸞於是乎一宗毛公之傳矣疏不明鄭君禮注詩箋先後不同之故或謂鄭以田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調停戴毛之說又謂鄭以經無正文且殷周或異故兩其說皆非也

學禮管釋卷之十一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釋社稷同壇

社稷皆祀土神也土爰稼穡社與稷不能分而為二言稷必兼言社言社不必言稷而稷在其中鄭氏所謂稷者社之細是也社稷共祀於一壇其配以句龍與棄歷攷經傳灼然可見其立於庫門內者曰大社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白虎通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則大社有稷明矣然攷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祭法王為羣姓立

社曰大社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不言稷是大社言社而稷在其中也其立於藉田者曰王社周頌載芟序曰春藉田而祈社稷則王社有稷明矣然祭法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封人掌設王之社壝亦不言稷是王社言社而稷在其中也其勝國之社曰亳社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則亳社有稷明矣然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亦俱不言稷是亳社言社而稷在其中也其出師奉主以從曰軍社春秋定四年

左傳子魚曰祝社稷之常隷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古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則軍社有稷明矣然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大祝大師設軍社量人量軍社之所里亦俱不言稷是軍社言社而稷在其中也諸侯之國社侯社亳社軍社與天子同至於大夫以下成羣所立之置社專爲春秋祈年報功而設其無不有稷明矣陳氏祥道史氏浩鄭氏鍔諸儒謂王社侯社無稷者非也勝國社軍社無取於稷尚且有稷其王社侯社之必有稷益明社稷其爲一壇封土樹木不聞稷別有壇逸周書作雒篇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

社於國中其壝東靑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社之封故曰受削土於周室白虎通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靑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靑土苴以白茅尚書孔疏引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廣五丈東方靑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封明有土謹敬潔清也合諸書之所紀載只有社壇並無稷壇則社稷同壇明矣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曰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

鄭注云壝謂壇及堳埒也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合周禮諸文觀之社稷統言設壝不別言稷鄭氏以稷為社之細疏云案孝經緯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即是五土之一舉社則稷從之是社稷同壇益昭昭察矣自王莽官社之外復增官稷光武州治之社無稷而後世遂社稷分壇失古義矣

釋社主

古人祭祀惟宗廟有主說文宔宗廟宔祏也祏宗廟主也从宀主聲宀者交覆深屋廟之象也主藏於廟故宔必从宀寫者省宀作主經典遂通用主字而主之必為宗廟有者其義晦矣宗廟以

外天神地示百神皆無主雖明堂享帝與宗廟畧同然明堂究非上帝之廟故明堂亦無主社稷壇而不屋獨有主者爲行軍設也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云有司大祝也主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以上注文左氏春秋襄二十五年傳鄭子產伐陳入之陳侯免擁社以待於朝注云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是社之有主惟軍社有之主不露立其主必不在社或臨時爲之

或別藏他所有軍事則奉之以行後世以石作主樹於社壇之上埋其半而露其頂非古制也至於社必有木謂之田主不過藉以依神如後世神樹之類朱子說非主也

釋廟位昭穆

廟位之昭穆莫不善於元敖氏之說莫善於晉孫氏之說而唐之賈疏雖於每門每曲之經未之有違而父子祖孫齊等並列尊卑之分當不其然是以朱子卒舍賈疏而從孫說也敖氏曰諸侯三門庫雉路則庫門為大門大門左宗廟右社稷入大門東行而至廟此每門指閤門與廟之中門而言也諸侯有五廟太祖

之廟最東高祖以下之廟以次而西廟各有大門有中門有廟門中門外西邊皆有南北隔牆牆中央通閤門故入諸侯之廟必有每門也每門揖者主人至每門則揖而先入也每曲揖者於曲則必揖而折行也天子之廟各有五門與其寢同是諸侯亦有三門也炘按敖氏以五廟自西而東昭穆不分又每廟皆有五門三門則天子九廟占四十五門之地諸侯七廟占二十一門之地其爲制不太侈乎賈氏曰諸侯有五廟太祖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若然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則閤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

乃至太祖廟門中則相遁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有曲
即相揖故每曲揖也炘按賈疏以東西分昭穆又與每門每曲
之經合是以朱子始亦從之然以太祖之尊而南面之廟與子
孫並列又三昭三穆二昭二穆父子祖孫不分差等廟皆南向
與並坐之橫肱相似先生立廟之制豈其然哉惟孫毓之說曰
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内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
穆以次而南其說在唐以前必遠有師承爲漢魏經師之遺說
炘按禮莫大於定尊卑太祖至尊也祫祭之位太祖在室則東
向羣昭在左以次而東列北牖下羣穆在右以次而東列南牖

下未闕太祖與昭穆並列於室也其朝踐於堂之時太祖之尸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以次而南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未闕太祖與昭穆並列於堂也以祫祭時室與堂上之位觀之而知太祖廟在北左昭右穆廟以次而南之說爲確不可易矣不獨此也祖孫隔代故昭可以與昭齒穆可以與穆齒父子同代故父不可以與子齒子不可以與父齒如賈氏之說昭穆之廟並列是父子齊等也而可乎且夫太祖者百世之祖而亦百世之君也禮天子外朝之位王獨立庫門外南面公侯伯子男以次而南東面孤卿大夫士亦以次而南西面三公北面

諸侯洽朝之位君獨立於宁南面卿以次而南西面羣士亦以次而南東面大夫北面以朝例廟太祖廟在北昭廟穆廟以次而南彰彰矣至江氏永謂如孫毓之說則不得有每門每曲揖尤爲鹵莽之甚者夫庫門內之東閤門及都宮之門非每門乎自庫門內曲而東至都宮之門當太祖之廟又曲而北非每曲乎朱子於孫氏之說始雖游移未決終則堅信不疑茲輯數條於左以明大儒之說經其擇善以從者皆無所苟而已矣

通解聘禮每門每曲節下孔疏後

今按江都集禮廟制諸侯立廟宜在中門外之左右者宗廟之

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與此疏之說不同未知孰是

炘按通解雖主孫毓之說尚作疑詞

儀禮釋宮

周官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宮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蓋直寢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爲內門中門凡既入外門其鄉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案士冠禮賓立於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於廟門注云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案聘禮公迎賓於

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有閤門諸侯受聘於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賓問大夫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說當攷大夫士之門唯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庠序則唯有一門鄉飲酒鄉射主人迎賓於門外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

炘按朱子著通解時雖以孫毓之說爲是而尚作疑詞故釋宮全列賈疏而曰其說當攷似釋宮非李寶之作

即曰贊之作釋宮就質於朱子故入朱子文集此其說
當攷四字必朱子評注之語後人誤入贊之正文中未
可知也
中庸或問
昭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諸侯之廟以明
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
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
蓋太祖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
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

之廟皆南鄉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圍焉

董銖丙辰以後錄

孫毓云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出江都集禮

向作或問時未見此書只以意料後來始見乃知學不可以不

博也

炘按淳熙己酉朱子年六十歲序中庸章句有云別為

或問以附其後則或問成於己酉以前其時尚未見孫

毓之說及歲丙辰朱子六十七歲矣據董銖所錄則今

或問之說己酉以後所脩改也

禘祫議并圖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廟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原注晉博士孫毓說

韋元成等王者五廟圖

北太祖

昭　昭

穆　穆

韋元成等周廟圖

北太祖

昭武世室　昭　昭

北太祀　穆文世室　穆　穆

炘按禘祫議及圖一宗孫毓說當是己酉以後所作

黃剛義錄

林安卿問中庸二昭二穆以次向南如何曰太祖居中坐北面向南昭穆以次而出向南某人之說如此乃是如疏中謂太祖居中昭穆左右分去別作一排若天子七廟恐太長濶

炘按某人卽指孫毓七廟已太長濶若加文武世室而爲九廟其長濶不更甚乎益見孫說之善也

釋晁好

斿說文作遊垂玉也冕飾周禮弁師作斿說文有游旌旗之流也無斿斿即游也蓋省水爲之玉藻作旒俗字耳斿垂於冕之前所以蔽明玉藻言前後邃延未嘗云前後垂斿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云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弇聰也東方朔荅客難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白虎通云冕所以垂旒者示不視邪纊塞耳示不聽讒禮緯亦云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幷合此數文觀之則冕之有前斿無後斿可知也漢時尚書大小夏侯說冕唯前有斿歐陽說冕前後皆有斿孝明帝永平

二年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乘輿從歐陽說冕前後皆有旒三公諸侯從大小夏侯說冕皆有前旒無後旒焮案大小夏侯說是也冕者俛也後高前低如水流下故垂旒之旒說文作瑬取義於水之流故從玉從流諧聲而兼會意若後亦有旒果何所取義乎天子十有二旒當用玉百四十有四加以後旒則當用玉二百八十有八不太重乎且周禮明云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若有後旒則當云五采繅二十有四就皆五采玉二十有四矣以經證經鑿鑿可據鄭康成亦主歐陽說其注弁師云此爲袞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

鷩衣之冕繅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較經文加一倍計之顯與經背何可從也

釋爵弁韋弁

劉熙陳祥道鄭鍔易祓諸儒合韋弁於爵弁以爲一弁而異名非也韋弁異於爵弁者甚多爵弁似冕其制平以木爲體長廣與冕同（長尺六寸廣八寸）異於冕者冕有旒爵弁無旒冕版上衣以元下衣以纁爵弁之布似爵頭色通版之上下衣之若韋弁之制尖其體不用版下圓上銳與皮弁相似晉志所謂韋弁制似皮

弁頂上尖是也異者一爵弁以三十升布爲之韋弁以韋爲之

異者二爵弁之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見士冠禮注疏云七入爲緇若以纁入黑則爲紺以紺入黑則爲緅是三入赤再入黑故云赤而微黑爵頭赤多黑少故以爲喻又鍾氏五入爲緅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韋弁染以茅蒐其色似絳

鄭注所謂以韎韋爲弁晉志所謂韋弁韎草染之色如淺絳是

也異者三冕以采繅貫玉爲飾垂於前延謂之斿爵弁無斿則

無玉飾韋弁如皮弁會皆有玉璂璂數與玉采各以其等弁師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注云韋

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

命之卿瑑飾三再命之大夫瑑飾二玉亦二采是也異者四爵弁之衣以絲爲之其色元詩絲衣其紑傳云絲衣祭服也疏云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相當士冠禮純衣注云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雜記皆爵弁純衣疏云純衣者絲衣元衣纁裳是也若韋弁之衣則合韋爲之其色似緋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注所謂以靺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是也異者五爵弁殊衣裳元衣纁裳若韋弁則有連衣裳爲之者左傳晉郤至衣靺韋之跗注賈服等訓跗爲足跗注爲屬跗注者袴而屬於跗是也異者六爵弁爲孤卿祭於己及士助祭於公

之冠服韋弁爲兵事之服又爲聘禮歸饔餼之服異者七爵弁士得服之韋弁非大夫不得服（任大椿說詳弁服釋例）異者八爵弁次於冕韋弁尊於皮弁（任大椿說）異者九然則韋弁之非爵弁審矣難者曰司服一職何以有韋弁而無爵弁也曰司服一職自天子達於下隆殺等差一一順而數之五冕以及韋弁皮弁冠弁皆天子之所服故在所不遺天子無爵弁服諸侯始免喪服爵弁惟天子之卿大夫及諸侯之孤祭於己服之士祭於公亦服之此司服所以無文也爵弁之外又有素爵弁不爵頭色而用素又加環絰於其上其服錫衰緦衰疑衰司服謂之弁絰服弁師

職云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是也其制雖如爵弁實非爵弁故謂之弁絰若爵弁者天子不服之司服不得而列之也難者又曰書與冠禮雜記何以但言爵弁而不言韋弁也曰冠禮三加皆禮服書顧命所服皆新天子卽位之吉服雜記之襚也復也襲也亦皆以禮服送死者之終若韋弁乃兵服於諸禮無涉故不言之也明乎此而韋弁之斷非爵弁昭昭矣

釋韋弁皮弁

荀子富國篇云士皮弁大畧篇又云士韋弁蓋以韋弁與皮弁

通稱周禮弁師疏禮記王制疏昭十二年左傳疏亦皆以皮弁爲韋弁之通稱而司服韋弁皮弁判然各二蓋有毛者謂之皮無毛者謂之韋此皮與韋之別也古者以皮帛爲摯又以皮爲庭實帛取元纁之文皮取毛色之文皮之有文者莫過於虎豹與鹿孤執之皮帛虎豹之皮也鄭大宗伯注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也昏禮納徵之庭實鹿皮也鄭昏禮儷皮注云儷兩也兩皮爲庭實皮鹿皮聘禮行享之庭實亦虎豹之皮也鄭注聘禮云皮虎豹之皮昏禮記云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又云賓致命釋外足見文聘禮云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卽昏禮之內文又云弁致命張皮卽昏禮之外足見文此皆有毛

者謂之皮也皮弁亦以鹿皮之淺毛者爲之三禮舊圖云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爲之高尺二寸晉志云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爲之故皮弁又謂之綦弁書顧命四人綦弁傳云綦文鹿子皮弁此弁名皮之取義也韋說文云韋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爲皮韋說文又云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韻會云皮熟曰韋生曰革呂氏曰革者去毛而未爲韋者也曲禮下孔疏云韋熟皮聘禮賈疏云去毛熟治曰韋此無毛者謂之韋也惟其去毛而熟治故可以茅蒐染之製以爲弁曰韋弁此弁名韋之取義也雖散文則通而古人命名之精其分別不苟如此

釋狐裘黃衣以裼之

論語黃衣狐裘孔氏詩正義以爲韋弁之服近淩氏廷堪著說申其義以爲論語所紀者元端皮弁韋弁三正服竊以爲非也韋弁染韎爲之其色似絳遍檢經傳無有以黃衣狐裘爲韋弁服者孔氏偶爾傅會而淩氏據以易先儒之舊解可乎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鄭注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邢叔明論語疏一本鄭氏之義而推闡之以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爲大蜡之服以黃冠而祭息田夫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之服可謂的確不易矣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注云蜡

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是黃衣狐裘與上緇衣朝服素衣視朔服皆孔子實事非泛記禮服若韋弁屬兵事孔子仕魯未嘗與鄰國交戰夾谷乃衣裳之會何韋弁之有哉

此釋既畢越一年檢亡友胡竹村農部研六室文集有與洪起凡論羔羊疏書引汪衡齋先師之說謂羔羊疏黃衣二字衍文農部申明之曰疏不引論語而引左傳以證兵事用狐裘及貍製似疏本無黃衣二字且他處孔疏亦無兵事黃衣之說其爲傳寫誤衍明矣附識於此

釋裼襲

裼襲之制鄭北海賈洺洲言之甚明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朝祭服（孔沖遠謂裼上有襲衣襲衣上有朝祭服非也）袒朝祭服而露裼衣謂之裼斂裼衣而復朝祭服謂之襲說文裼袒也謂袒上服而見裼衣也襲合也（見小爾疋）揜也（見逸周書無襲門戶注）謂合上服而掩覆之也自鄭仲與謂裘上裼衣卽是朝祭服萬充宗主之而近世蔡氏德晉力申其說不思禮明云狐青裘元綃衣以裼之不聞六冕之祭服名元綃也麛裘綴衣以裼之不聞皮弁服名綴也羔裘緇衣以裼之不聞朝服名緇也若如所云則論語緇衣羔裘當作元

端羔裘素衣麛裘當作皮弁麛裘其可通乎其不可通乎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注充猶覆也）美也謂裘之必裼所以著美服之必襲所以覆美周禮朝祭正服皆曰服如冕服爵弁服皮弁服冠弁服之類裘而曰裼則裘上有裼衣襲而曰服則襲衣卽正服以經證經益知鄭注之確也至所以裼之制經無明文鄭氏以袒例之極是何者袒而見內謂之袒袒而見裼衣謂之裼分言則別通言則裼亦可曰袒故說文裼袒裦袒裼也二字爲互訓士喪禮主人左袒扱（插也）諸面之右（以左袂插諸面之右衿）大射亦云左袒故鄭注聘禮云凡襢裼者左以襢例裼確不可

易乃蔡氏德晉謂袒有左右裼無左右釧爲捲左右袖謂之裼與喪禮大射之袒左袖者不同於經傳皆未之有徵其不可據明矣

釋袒　肉袒　袒裼

袒而有衣曰裼袒而無衣曰袒聘禮詳言裼喪射禮詳言袒覲禮郊特牲左傳言肉袒詩爾雅內則孟子言袒裼雖有輕重之別其爲無衣則一也袒裼肉袒之袒說文作膻解字曰膻肉膻也引詩作膻裼暴虎是袒之正字作膻今作襢袒者叚借字也士喪禮襲尸節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至飯含畢襲反位自是

小斂訖袒奉尸俠於堂襲將大斂袒斂於棺卒塗襲將葬啟殯袒朝於祖襲載柩袒卒束襲將祖袒既祖襲柩行袒出宮襲將窆之屬引袒窆訖襲皆孝子勞辱之事袒襲相因又君視斂君賵皆袒畢事襲皆孝子敬君之事亦袒襲相因故曰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注疏皆不言袒爲何袒而或以爲不肉袒非也孝子以罪人自處焉有被髮徒跣而不肉袒者乎凡喪禮之袒皆出左臂見肉豈惟孝子雖五服之袒免皆肉袒也射禮多言袒決拾拾着於臂所以遂弦不肉袒不能見臂故鄉射記云君在大夫射則肉袒注云不袒纁襦厭於君又云大夫與士射袒纁

襦注云不肉袒殊於耦是鄉射大射自君袒朱襦大夫袒纁襦以外皆肉袒也此所謂袒而無衣謂之袒也其尤重者則謂之肉袒覲禮行覲享畢侯氏右肉袒於廟門之東注云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郊特牲君肉袒親割敬之至也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禮論之鄭伯之肉袒當與侯氏之右肉袒同君親割牲之肉袒則左袒也至於詩言襢裼暴虎爾疋釋訓曰襢裼肉袒也李巡云脫衣見體曰肉襢孫炎云襢去裼衣孟子曰袒裼裸裎於我側內則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裼皆謂肉袒也此肉袒當是兩袖俱袒孟子之袒裼謂去袖見臂裸裎

則全體皆袒卽今之赤膊暴虎之襢裼亦謂袒兩袖爲之故又曰暴虎徒搏也內則之袒裼猶淳于髡云親有嚴客帣韝鞠䐂張敖之於漢高祖朝夕袒韝蔽（徐廣曰韝者臂捍按袒臂見肉恐其太褻以韝着臂蔽之）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是也此皆盡敬於尊長故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也袒與肉袒及袒裼之可攻者如此

釋九族

九族者斷以高祖至玄孫凡九爲不易之解今人必欲伸異姓有屬者之說求之於經實未之見也五經異義曰今禮戴尚書歐陽夏侯等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

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𤣥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緦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康成駁之曰𤣥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姓其子則然案則然乃不然之譌其子不然者謂女子適人者之子卽與女子之父兄爲異姓也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

事而迎婦也如此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昭察矣白虎通說九族與今文家同馬融說九族與古文家同孔安國尚書傳亦宗鄭義與古文家同自後諸儒俱以鄭義爲允近易疇程氏著喪服文足徵記獨伸今文之說引白虎通於前而案之曰此釋九族與喪服通一無二喪服自斬衰三年上殺之至於齊衰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緦麻又旁殺之亦至於緦麻非所謂父

之姓爲一族乎喪服姑之子緦麻非所謂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乎喪服甥緦麻非所謂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乎喪服外孫緦麻非所謂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乎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非所謂母之父母爲一族乎喪服舅與舅之子皆緦麻非所謂母之昆弟爲二族乎喪服從母小功從母之子緦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乎喪服妻之父母皆緦麻非所謂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乎炘按程說非也遍檢經傳言族皆指同姓無指異姓者大傳云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是異姓之不爲族審矣爾雅釋親先宗族次母黨次

妻黨是母妻之親但稱黨不稱族審矣大傳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鄭注云己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大傳小記相爲表裏九族之中何緣有異姓之親乎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注云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灋一曰議親之辟

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是凡周禮所謂族者不參異姓也儀禮士昏禮記惟是三族之不虞注云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士喪禮族長涖卜注云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喪服緦麻章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是凡儀禮所謂族者不參異姓也詩麟之趾振振公族傳云公族公同祖汾沮洳殊異乎公族傳云公族公屬黃鳥復我邦族與下二章諸父諸兄竝詠則首章統言之次二章分言之是凡詩所謂族者不參異姓也內則曰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文王世子曰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又曰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又族食世降一

等又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大傳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又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仲尼燕居曰故三族和也注云三族父子孫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曰族人之饑不與聚鄭注云族人謂絕屬者是凡小大戴記所謂族者不參異姓也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宣二年傳云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文七年傳云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周語王御不參一族注云一族一父子是凡內外傳所謂族者不參異姓也然則古尚書家及白虎通說

以母妻之黨充九族之數許祭酒主之於前程徵君伸之於後
其不然乎其不然乎